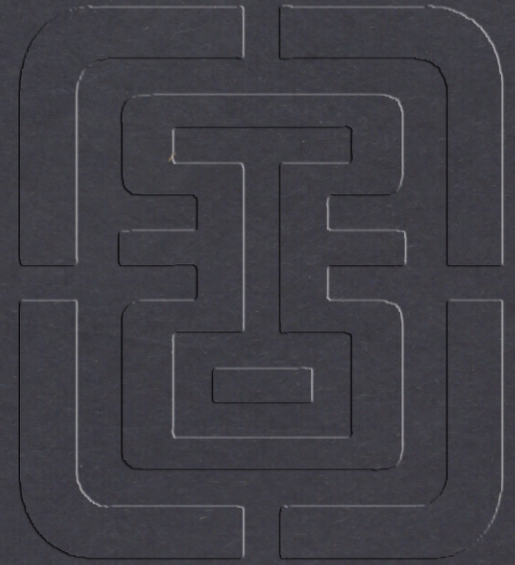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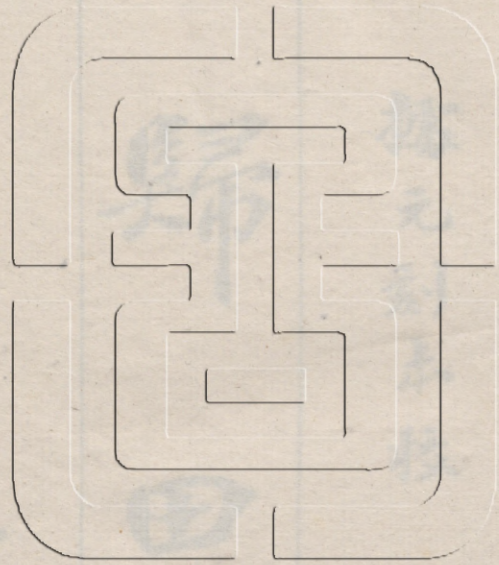


廿七

録田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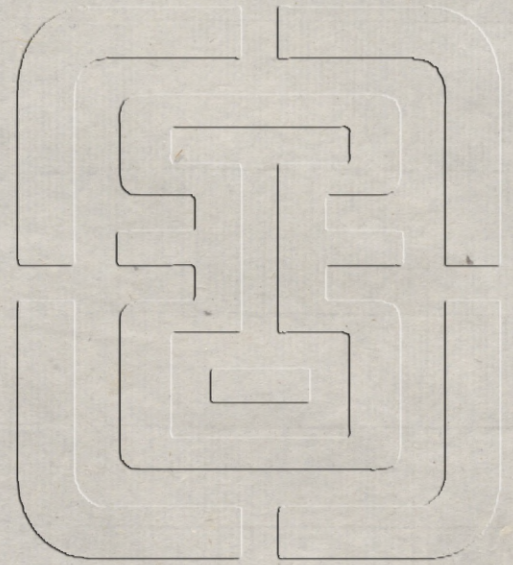
據元刻本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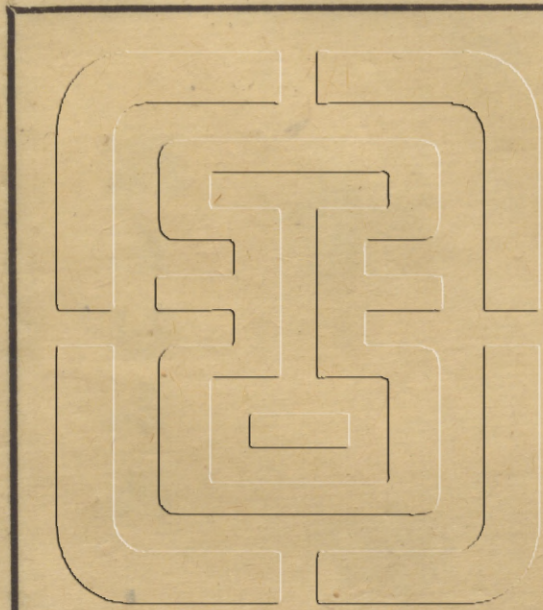
歸

田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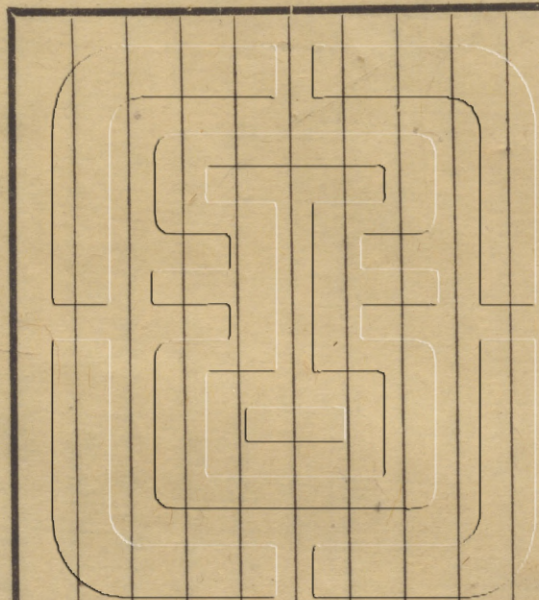
涵芬樓藏版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有聞而諛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於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蚶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於朝退避榮寵案祠堂本有夾注一作遺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三字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尙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

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修序



歸田錄卷第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

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

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於

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

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

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

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

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案宋槧朱子名臣言行錄曰作公何故私入酒家

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

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

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

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案言行錄無其字後章

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

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

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

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

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

以啓謝于時丁方為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

壑一車為報晁答曰得擊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

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

為自左聲去掖門入石方趣班且走且答曰祗為大施音王迎授聞者

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

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

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擬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水若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鎮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

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

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自小人惡之以下三十三字言行錄不以名器私人及斃十八字

太常諡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諡以為因諡

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尙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爽一見奇之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此字無門下客曰近世諡用兩字而文臣必諡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諡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諡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尙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中執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

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此字無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卽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
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以上

祠堂本作寶儀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
以上三字祠堂本作須用讀書人五字

益重儒士而歎宰相一作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
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
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
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
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
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
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
曰康定乃諡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
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

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
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

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

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

已丁乃徐擬雷州及案言行錄無及字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

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

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

放出聞者多以一作為得體

楊文公德以文章擅天下然性案言行錄無性字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

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

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

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

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為入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宋本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想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

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力一作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安有更改一作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

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編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案言行錄無以上六字

臘茶出一作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朝昌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畧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一作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

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爲學士以爲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作二字一人自盛文肅以下皆坐斥逐而楊

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

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

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

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

宋本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

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作二字一曰無也太祖曰往時

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

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

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

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

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

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

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

點畫象物形宋本作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

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

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

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養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

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

府侍疾因一作因侍疾見之爾

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

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

黃門一有三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

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

殿案言行錄無殿字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

自古二字一作古者○案言行錄古者作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

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

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祠堂本在作任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

常然用啓頭書送一作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

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

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於玉清

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

清又火皆焚蕩無子遺遂一有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

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

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

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

真宗諡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

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

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

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

若欽

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

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

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

貶也真宗為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浮子所戲遽前賀云

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

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

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

承旨扈蒙贈之以詩去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至宰相

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

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山一有中劉子儀為中丞

始勝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二字疑誤案宋史

知宋官制中丞之次為知雜御史故以丞雜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文字一有云補仲山之袞雖曲

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

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句一有之

尤為人所傳誦

張僕射賢齊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

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

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

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

廳側窺一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

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

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之一字
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宋宣獻公夏英公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

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閱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作五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一有也字如此

樞密曹侍中用利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

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勳奮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

執而又降出者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一有字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

已告得侍中宅嬾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僂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

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為供奉官

監後苑作歲滿敍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

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恥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

晝夜疾馳鍛同堂本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

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

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宋本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

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案言行錄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作終而譖

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

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

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

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勾案言行錄勾作

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案言行錄有識每御崇政賜

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

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

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欲傾鉉乃土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

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

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无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

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膀于家庭以錢十千贖

一作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

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

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

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

作新二字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一作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

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

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

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

侍讀涉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大有乎聞者以為

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是寇萊公燭法

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
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
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
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
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
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
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
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
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
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

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
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
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諱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陣後公爲舍
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
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爲一作
四六偶對最爲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
其後篇有云秦岳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
應宮有惡僮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
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
卒得一作不得聞人以爲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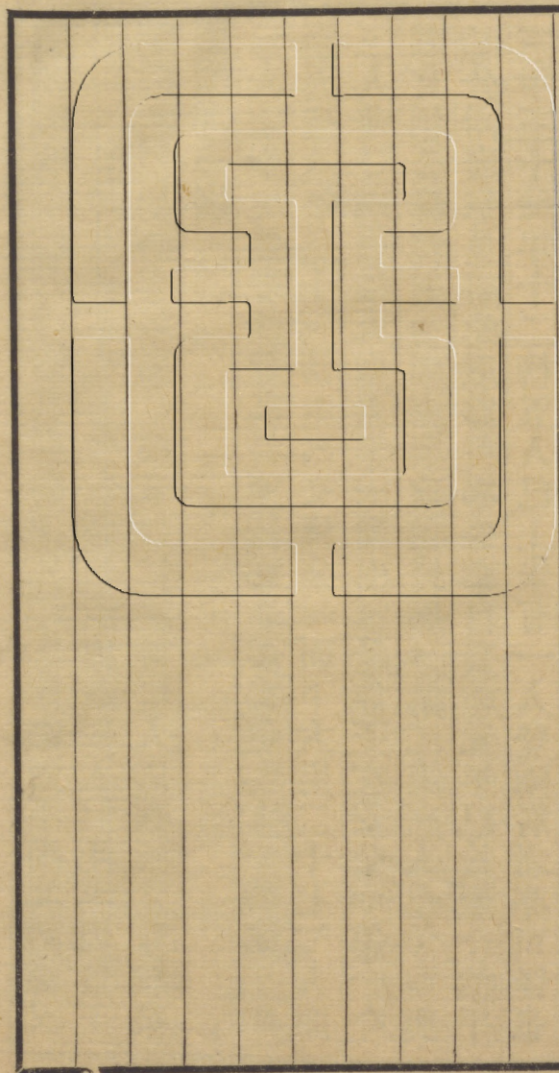
楊大年每欲一作過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二字一語笑誼譁而不妨構案言行錄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境明且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於字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粵朕皇祖寶鈺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而字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

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鬱而不揚其鑄鍾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不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自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正蒙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樂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歸田錄卷第一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
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
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佖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佖
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侏者亦黠虜也因教佖
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侏遂以弑逆之罪誅佖令受子
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侏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
卒殺訛侏滅其族元昊爲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
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
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
乎訛侏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爲己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十一有學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為阿保機當時書

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

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

知孰是一作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

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尙書郎其山

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

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輒俗一作殊

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

年適來白事因詩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當直一員一作餘皆不赴諸

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案言行錄以上四字居於案言行錄杭州西湖之孤山案言行錄其長吏歲時勞問十八字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輞頗

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評一作能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

案言行錄

猶喜曾

案言行錄

無封禪書尤為人稱一作傳誦

自通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冥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一作君子亦

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

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

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一作稱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

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

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

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

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

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

在三司深厭手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

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

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為

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團凡二

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

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一作覆金花於其上

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棋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年未有繼者

近時有李愍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

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罇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棋爲易解則如且聰明尙或不能以爲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明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

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爲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爲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爲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爲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泣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

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功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壘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着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命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鈔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僊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僊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

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尙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饊者皆大出一作書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

酸從食饊從咎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餒餒音後不知為何物

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

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饊餚矣晉束皙餅賦有饊頭薄

持起漉牢丸之號惟饊頭至今名存而起漉牢丸皆莫曉為何物

薄持苟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

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

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作公集賢曾公

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樂副樞胡諫議宿

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
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
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
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
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
故朝中為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
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
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一作朝遂
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
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
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

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

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

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一作無此一種佳此字無物茲又可笑也清

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

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

修書可謂糊獮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

耶竿聞者皆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

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糊獮入布袋也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圭當直詔宋本

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

得旨乃草詔羣一作諸○案諸元刻作詰廟堂本亦作詰談宋本作詰神海本同從改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一作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

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眞宗時已爲名臣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寶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寶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爲一作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正蒙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

曰吾面不過楮一作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爲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爲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爲天禧慶曆九年改爲皇祐嘉祐九年改爲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爲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依謂草書名爲押字也○案元本爲誤作謂從宋本改此唐學士舊

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眞宗朝六人一無已亡歿至仁宗

卽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

仁宗幸其宮親爲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
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原

元本原作元
從宋本改

郡王

其九

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

興盥

一作

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

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
喜聲色亦不爲佗驕恣惟以夜爲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
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
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
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

點上

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
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
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爲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爲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
其不以翰院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
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
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
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
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

一作清

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

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

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
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
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無人知者惟昔楊大年好

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名紅鶴阜鶴者別演爲鶴格鄭宣徽戰章郇公象得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嘗與知州

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

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

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戰字宋本空缺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

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

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

士人以爲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

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經字一有五十日六人者

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

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

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

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作一

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

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

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

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

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

勅敵也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懼

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一作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於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

謂一時盛事前此未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

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
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
亦漸薄蓋一作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爲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
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
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
中書令兼尙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升詔責躬求直
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爲災專戒
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象得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反善而石喜談一作諧嘗戲章云昔時
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
大者必爲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爲異

人乎其爲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一作中始與竹子

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

罇俎間光彩灼爍

一作

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

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
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菘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

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

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榼櫛置其
中櫛櫛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阜茨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
歲不沙一作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

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罍形製甚古而

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
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
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
以金環於器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
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
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
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於此字無懷中使字近肉以人
氣蒸之候氣薰蒸淡洽乘熱投白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
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
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
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
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

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
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燕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
甚惜之其鑲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鑲脚為
鑲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
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
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
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
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
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一作悉
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
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

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婿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一作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一作但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

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字其雅反

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一作搥擊之義也元刻作蓋有槌搥一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

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

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

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

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

適疑當作適○秦葉石林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

故音適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

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

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二十八人沂公又

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
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章公參知
政事一人韓公儲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
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陽宋本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
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
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探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
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一作亦然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
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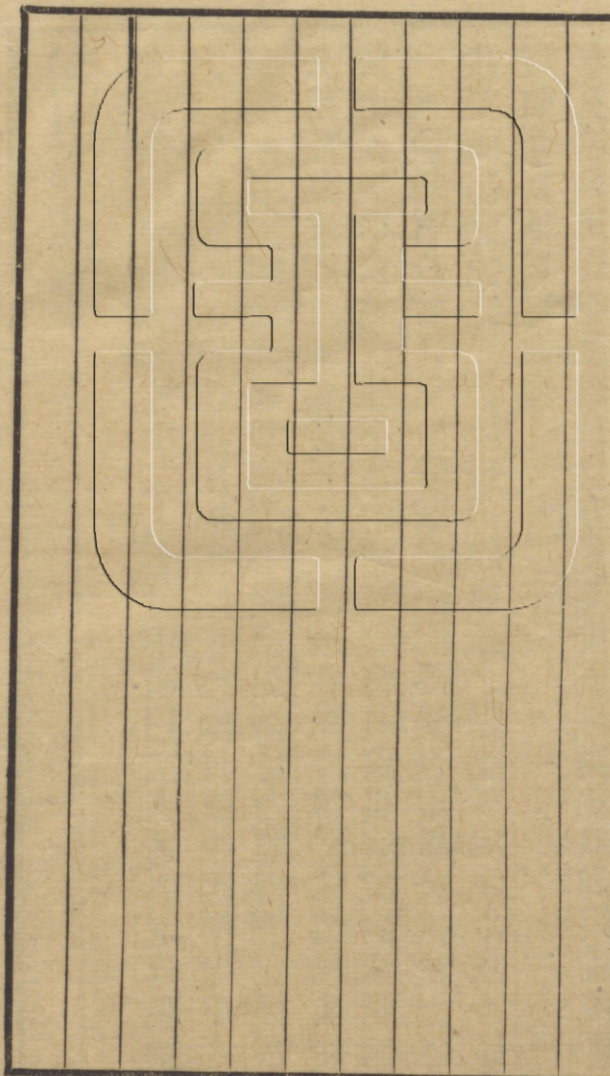
歸田錄卷二終

歸田錄補遺

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二人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名臣為朕記
之向公自員外郎為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咸平四年除平章
事後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手賜密詔盡付西鄙得便宜從事
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邦人大儻有告禁卒欲倚儻為亂者密
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旦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
一人預知者命儻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
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屍亟命灰沙掃
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
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
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

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
過人遠矣以上二條從宋本朱子名臣言行錄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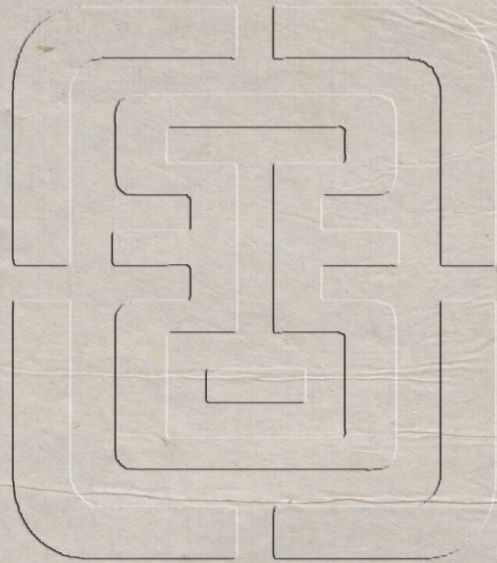
右歸田錄二卷宋歐陽修撰宋史藝文志入史部傳記類作八卷
今所傳文忠公集本及稗海學津討原本皆二卷與陳振孫書錄
解題合振孫云或言公為此錄未傳而序先出裕陵索之其中本
載時事及所經歷見聞不敢以進旋為此本而初本竟不復出王
明清揮塵後錄四庫提要誤作三錄則曰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
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穎州以其間所記述有
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
滿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
元書蓋未嘗存之周輝清波雜志所記與明清之說同惟末云元
本亦嘗出廬陵集所載上下纔二卷乃進本也四庫提要引清波雜志係內府所藏影宋精本與神
海本並作原本亦嘗出鮑氏知不足齋所刊清波雜志作原本未嘗出惟鮑刻出婁江曹彬侯
所藏東海焦氏本後得明姚舜香寫本校之補錄別志三卷張貴謨序一篇不及庫本為可據
且原文下云廬陵集所載上下纔二卷則憚意在案此三說皆出宋人一云初
證元本不止二卷亦以作亦嘗出者於義為長本竟不復出一云元書未嘗存之一云原本亦嘗出而初稿為一

本宣進者又一本今所傳者爲宣進之本則三說所同也此本依元刻文集本校以宋槧文集本其祠堂刻文集本及稗海刻本略有同異皆附註之又校以宋槧朱子名臣言行錄所引凡十八則得二則爲今本所無乃悟周輝所云元本亦嘗出者其言爲有據宋藝文志訛誤錯亂爲世所訾議獨此書列入史部傳記類可推測其所著錄爲歐公初稿蓋初稿本載時事及所經歷見聞未嘗有戲笑不急之事摻雜其中也已未仲春新建夏敬觀謹跋

歸田錄 一册

此書據元刻本校印上海商務印書館發
兌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初版十二年十一月五版如有翻刻千里必究謹此預白

每册定價墨銀貳角



商務印書館校印

宋元人說部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塵稽 | 春 | 東 | 梁 | 默 | 石 | 仇 | 珩 | 玉 | 燈 | 老 | 凍 | 齊 | 蘇 | 邵 | 河 | | |
| | 神 | 渚 | 坡 | 溪 | 林 | 池 | 璜 | 照 | 下 | 學 | 水 | 東 | 黃 | 氏 | 南 | | |
| | 紀 | 志 | 漫 | 暑 | 避 | 筆 | 新 | 新 | 閑 | 筆 | 野 | 龍 | 川 | 聞 | 邵 | | |
| | 史 | 錄 | 聞 | 林 | 志 | 話 | 記 | 論 | 志 | 談 | 記 | 聞 | 語 | 志 | 錄 | 見 | |
| 洪 | 遠 | 刊 | 本 | 宋 | 陳 | 項 | 魚 | 丁 | 陳 | 校 | 增 | 明 | 四 | 山 | 山 | 運 | |
| 據 | 影 | 鈔 | 本 | 宋 | 仲 | 氏 | 氏 | 氏 | 道 | 道 | 道 | 道 | 道 | 道 | 道 | 道 | 道 |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據 |
| 元 | 補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校 |
| 校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廣 |
| 一 | 一 | 二 | 一 | 一 | 一 | 二 | 一 | 一 | 一 | 二 | 二 | 四 | 一 | 三 | 二 | | |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冊 |
| 四 | 五 | 五 | 五 | 五 | 三 | 六 | 二 | 三 | 四 | 二 | 五 | 九 | 一 | 四 | 九 | 七 | |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角 |

二九二一許

